



漫塘文集卷之十二

宋籍恩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學著  
劄子

回婺守趙告院

必愿

秋序將半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千里詠歌九重簡  
在穹祗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屬饜令聞有年於  
茲矣頃承闕甥館之間惠顧蓬華倒屣迎見此維  
其時適侶漁樵漫浪山澤旣歸則門徑寂然僊駕  
已不可望矣寄懷簡尺畧著勤拳而未見之懷怒

如調飢今猶昔也豈期謙德不鄙衰孱專介鼎來  
真翰與腴施俱辱下拜登受感愧裝懷仰惟某官  
致君事業嗣忠定之傳瑞世文章得頤堂之印亦  
旣宦塗歷試固應要路立登上方總攬權綱究心  
民隱必欲更治民以考功功大者其報宜厚肆迂  
逸駕三鎮雄藩寶婺委寄之重旣甲於京畿而治  
平之課復爲天下第一旋歸有詔識者數日以冀  
某少不學老無聞重之以不可掩之疾雖欲強顏  
與世追逐勢有不可其敢進趨於人主之前以此  
雖荷招徠縷繹控辭尚丐哀矜賜之容覆使卒免  
於戾惟是雲泥夙隔邈無侍見之期鄉風惟上體  
國謹身之祝

通鄭常州萬

季夏謹時恭惟某官肇開太府懽動屬城天聽自  
民台候動止萬福某違遠熒煌之座歷年浸多自  
惟陸沉之人不敢僭申涓史敬令德雅望如星斗  
昭回昏旦仰止頃歲姑蘇寄居方教授書中近者  
里中趙安吉修敬之日皆辱寄聲某踈賤何足比

數而記存如許第有感刻郎中學足以高世而居之以謙才足以濟時而養之以晦踐揚中外亦旣如囊中之錐穎脫而出庖丁十九年之刃恢恢乎刃游餘地矣意遂簪筆持橐布武星辰之上而猶俯爲此來蓋上念毗陵久罹雷政妙選一世人物來任蕃宣無有出郎中之右者東方千騎來曾幾時而田里愁恨歎息之聲已一洗而空之况報政之後耶甚盛甚盛某舊以病歸老去逾甚形容豈但非復故我曩者疊冒誤恩悉由推輓之賜入山益深竟不克以一牋控謝諒在高明必不賜咎茲以一廛之居距治境不遠敢以登門之舊僭修賀厦之恭暑氣方張并上滌煩御涼之請率略悚仄之至

回張和州

謙言

涼風披拂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十行錫命千騎趣行百神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放浪山澤不上籤府敬之日久矣然每聞治民之有成績立朝之有正論未嘗不歛衽敬歎且賀先侍郎先生之不亡

也鼎來使介旌之以手書重之以珍貺下拜登受  
感喜其何可言某官明敏之姿卓絕之才而英詞  
妙翰又有以發揮之此某蚤歲於孔庭窺見知其  
不可及者而向來治民之績用立朝之風采又表  
表在人信矣先侍郎先生之不亡而執事之有光  
於前文人也某少迫於貧不克裹糧從四方宗匠  
游聞見淺陋猶幸先侍郎老先生不鄙其獨學無  
所聞見收置幕下朝夕奉令承教得不爲小人之  
歸今雖年垂七十視茫茫髮種種然一念不敢忘

也朝廷更化求靜退之士以厲薄俗徒以某三十  
年家居謂其近似賜之招徠而其實非其人辭避  
數矣而俞音尚闕有以覆護而存全之於門下有  
望焉所賜某物皆寒家所未有不敢不拜適有以  
某物爲惠者謾侑回緘區區欲言尚須嗣貢未由  
會見更祈酌涼燠之宜謹茵鼎之奉以迎召節台  
眷不敢僭申問敬京口委役惟所以命

回沈祕讀

仲秋之月暑退涼生恭惟讀人間未見之書探言

外不傳之祕天棊閱業日擁繁禧其生晚不及登  
先正先生之門疇昔每與先令舅宅之年兄言之  
用爲大恨病不可仕歸伏田里十有七年自先令  
舅典鄉郡時猶不得一造郡齋矧今加老寧復可  
入城市以此市朝之事不復到耳雖祕讀茂實英  
聲嶽峙川流第切服膺無從上記春間邑大夫下  
車首出台翰乃知不肖姓名猥荷記存其間慰藉  
之勤同於知舊某益感歎不自知其手之舞足之  
蹈也祕讀由常布而膺簪組由家食而登蓬萊道

山此近世曠典至寶陳於咸陽之市何患不售惟  
居安資深坐進此道使家學有傳斯文有繫以無  
負聖世非常之舉是所願望豐氏令表昆仲計各  
已榮上章顛開敏過人舉員已及格否因書告爲  
引誠太夫人恭惟天錫難老曼福來并台眷中外  
迪吉某春杪辱書逮今方得修報不惟私門多故  
亦坐拙於伺便今因前京尹趙工侍令嗣到闕敬  
此謝萬一

回建康范教授

光

恢台肇序清和可人恭惟某官業擅斯文望重一  
府神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屏跡山林不與世  
相聞十有六年矣故歲偶以大兒率意西游尋聞  
預在講席冒昧以一箋自通且謝且祈辱不鄙即  
賜之荅又申之以問訊之書十襲以藏于今有耀  
旋聞司文柄於會府便道歸覲慈闈切意即遂留  
中不敢嗣音令名星斗爭輝但勤仰止忽奉專教  
知猶俯徇常格歸蒞芹宮以須班改慰浣良深不  
敏益重自愧執事以粹學傳家以妙年擢高科有  
聞于世有援於朝騰躍而上蓋將羞崑崙薄蓬萊  
豈其他寸進瑟縮若凍芋抽萌者比然進銳聖門  
所戒急流中更須整棹徐行執事所以自處誠得  
之矣某惟有敬嘆惡札遂揭之廣文官舍之前深  
懼不稱頒示刻本且有珍饌感何可言介旋亟此  
具報不盡下悃偵伺解組續當遣賀一節多雨恐  
梅蒸必早齋成以居高明行矣其時某不勝愛助  
之私敢預以請

通常州余教授 甲

維時陽春布澤萬物生輝伏惟志以道鳴尊候神  
相萬福某嘗謂文以氣爲主年來士大夫苟於榮  
進冒于貨賄否則喔咿嚅唳如事婦人類皆奄奄  
無生氣文亦隨之比見里中士友皆欲東去從足  
下游其歸也又傳高文三紙如古檜畫龍詩及祭  
坡翁辭固疑其卓犖竒偉異乎今之文人及扣足  
下之爲人與其命題發策向之疑者益信起敬起  
愛悵執鞭之無從也嘗讀杜少陵古栢詩頗有愚  
見試爲足下誦之夫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

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歸造化工我踞  
得其地烈風雖多亦何畏藉曰天之杙我神明固  
亦扶持之然所以可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  
此正直爾今此古栢稟於天者旣異凡物又踞得  
其地其視鸞鳳也鳴鴉也螻蟻也蛟龍也等是巢  
穴中一物其去其來於我何擇於我何有子美末  
章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之句似未  
免小小計較切恐不足以見古栢之大如何詩曰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因諸友及舍姪行畧此寄聲



因風多寄高文以起衰懦是望

回高郵黃教授

風塵殘暑雨洗清秋即日伏惟發明斯道以淑後來神之聽之尊候萬福某衰孱無所可用自棄明時日杖策登東臯臨清流與田夫漁父相爾汝忽捷足持書來鷄犬亦爲之驚喜剝封莊誦昉知執事過聽先之以贄幣重之以長箋意將望僕以輔執事之所不及僕何足當愧汗如洗雖然此禮不行於今久矣僕雖衰孱不足當而盛意不可孤也

昔曹交以人皆可爲堯舜問孟子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執事以少學不出科舉爲陋以鄉居寡出未能求正有道爲固是二者豈獨執事之病僕老矣猶病之雖然科舉之文雖無用而所言者未始不尊堯舜也鄉居雖少師友而與吾輩游者必不至皆不孝不悌人也儻於孟子之言誦其言行其行則是堯而已矣而何有於陋其言行之相符者吾從之相戾者吾違之則吾惟是之從而何有於固今

之患在於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固有口誦堯舜而  
行如市人者至於得喪分於目前而惑取舍定於  
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知相傾相詐而不知耻  
則雖日從先生長者游日聞仁義道德性命之旨  
若先朝邢恕等輩是亦小人而已矣於固陋奚責  
焉執事以爲然否僕雖未奉識見姻家王穎叔言  
嘗同僚山陰知執事亦有志斯道者今又不但求  
正有道而例及於衰孱則其有志斯道也審矣孟  
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僕方有觀焉素紗兩端

聊荅白苧之貺視留幸甚

回溧水史知縣

**彌華**

冬令猶淺和氣如春恭惟某官連年爲邑民賴撫  
摩神依正直台候動止萬福某聞徐仲車之居山  
陽雖曠曠然不可復仕而時事靡不聞人物靡不  
知某衰疾甚於仲車而資稟之凡聞見之陋出仲  
車下遠甚何敢與知當時人物然隣郡屬邑有贊  
大夫猶污塗中烟玉雪某寧不聞顧受塵不可則  
惟有歎仰佳客鼎來寶緘下墜發函展誦知遭時

之難行政之不易益用起敬至於冲然處已慨然  
論心則某不足當感荷之餘更以自愧執事有排  
山嶽之力去之而不恃有搏扶搖九萬里之便捨  
之而不即俛而爲邑有決江河沃焦枯之志而鬱  
不得施可爲太息然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聞寬之  
一分民間已不勝受賜惟願益固所守益克所志  
以聽造物所以處我爲執事謀無過此者因江君  
之行亟此稟謝某疇昔無階以姓名自通今執事  
既有以先之繼此尚當嗣貢區區頌望已見於前  
鼎茵視宜厥有常職中外禔福厥有定理某不敢  
誦言以爲諛伏丐台察

二

夏令權輿天宇清淑恭惟某官以經世之才循作  
縣之制心勞撫字天棐忠嘉台候起居萬福某林  
下殘生與世濶絕雖名門德望如日麗天有目咸  
覩某獨甘老漁樵無一日之雅真成自棄去冬江  
君過門袖出台翰燁然爲蓬戶甕牖之光稟謝斐  
然嗣音不果正爾內訟專介之來游領珍染其何

榮如之其何感如之不鄙令記治所譙樓之成以  
某平生願執鞭而未能乃今得以鄙陋之文托盛  
美以不朽誠所甚願適衰病之軀入春得怔忡之  
疾執筆輒昏眩親舊間書問間有不容已者甫作  
字一兩行輒語言不倫以此自度必不能仰承厚  
意謹端拜控辭尚望台慈賜之矜體由縣最以升  
臺端國有成憲慈惠之政中山之民旣歌舞之矣  
大鈞塊北顧豈容以嫌自別某願厚自愛以迎溫  
詔之頒

回宜興趙知縣



夏令已深積陰爲解恭惟某官拊字政成絃歌容  
與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稍踈奏記南望神馳專  
吏及門重拜真翰欣慰無斃世道益降士大夫率  
以霄濟貪以佞媚取容執事獨於汙泥中呈玉雪  
於頽波中屹砥柱利莫能誘勢莫能屈此固某所  
敬仰願執鞭焉而未能者幸甚不鄙令記漏澤院  
顛末遂得大書以詔來者豈惟執事是爲其有感  
於斯世深矣言謝諄諄非所敢聞寵貺稠疊非所

敢當以方命爲不恭勉強祇拜愧浮于感留來价  
五日欲得微物效野人之芹而未遂貧者贈人以  
言敢先道所欲言者執事承累政頽靡之餘不少  
厲威嚴無以使惡者有畏善者有恃今惡者服善  
者伸矣少霽威嚴使同鼓舞於春風和氣中可乎  
承縣計空乏之後色色敗壞不少事工役無以使  
廢者舉壞者葺今廢者復壞者成而昔之未具者  
今具矣少休工役使相安於清靜寧一中可乎士  
之游城市處庠序者不必皆有公論寧使人無鄙

夷厭薄之心然公論終自此中出願少回此心博  
採公論擇老成而篤行少俊而修謹者表勵之則  
向之不率教者雖如在泮之鴟終可使之懷好音  
惟執事圖之縣庠不可無訓導官宜與士夫某不  
能盡識獨識蔣致政惠倅沈丞蔣丈旣高尚其事  
惠丈亦方將立朝惟沈丞尚困田里其文采甚可  
觀今得其一詩寄上又有潘教授居溧陽去治所  
甚近爲舉業極工應用之文尤長得少捐月饋招  
致一人使居訓導之任不但諸生得師執事亦可

得友惟執事重圖之他惟節欲強食爲世道厚愛  
某忱祝

回丹徒趙知縣

王春謹始化日舒長恭惟某官絃歌堂上保障江  
邊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學無成官不達竊  
伏林下以苟餘生不復敢以姓名自通於有位者  
賢大夫過聽旣逢人說項斯復先之以郇公五雲  
之翰某不足當以愧以懼某官學無所不通常矯  
其偏而守之正才無所不能常抑其過而歸之中

一從下車豈但威行惠孚百里實受其福從容書  
諾之間所以使吾賢使君之德日新又新而吾三  
邑之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君之助爲多吾  
儕小人寧不知德寧不知仰顧問謝不先而遽辱  
謙施其何感如之何榮如之長江天險自昔以爲  
可恃而國步方艱識者蓋甚凜凜詩曰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維城維翰宜莫如君尚勉旃哉尚謹  
旃哉某齋三日先勒此以復于執事他所欲言尚  
須嗣貢世俗竿牘彝儀敢畧

回句容吳知縣

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恭惟某官花城治最楓陞詔  
頒神人先後台候動止萬福某昨以貧親弱植不  
能自伸輒犯未見顏色而言之戒冒貢一箋悚仄  
俟罪厚德過人加之以高誼不但薄其冒昧之罪  
又進其所語言之人扣其所欲言之事而賜之諾  
其踈賤何以辱此正爾感藏而專使鼎來寶緘下  
逮玩其着語之工結字之細已屬饜謙緝而某物  
又有以將其厚意僕僕亟拜慰荷其何可言治境

當更刀闕折之餘得賢大夫臨之大郤大窾皆迎  
刃而解獄無淹囚庭無滯訟凡民所欲不謁而獲  
其鄰邑之人猶敬而仰之咏歌而鼓舞之則受廬  
者可知國家以臺省要官旌縣最非執事而誰某  
敬聽鄉邑陳大夫三山人鄉人之來者相望誦冰  
翁之政以爲律已如秋霜烈日而拊民如春風和  
氣前此數十年所未有要之惠固足以感人而廉  
尤足以服人冰翁實兼之因書爲致尊仰之意某  
適有遠郊之役且此具謝悃萬一他須專貢仰丐

台炤

回句容趙知縣熙

孟夏之月日馭紆遲恭惟某官拊字政成絃歌容  
與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病臥田間所接惟  
漁樵之人見其誦鄰邑大夫之賢惟晉陵之唐與  
執事爲二而皆無由一拜下風晉陵旣解縣章而  
貳帥府則勢分已相隔絕惟執事尚淹此留似天  
假以趨承之便復以病不克前謂此情何然感行  
惠孚使旁近之政知所取則旁近之民賴以寧居

則某亦在受賜一人之數欣幸固不可言也今世  
士大夫以貪成風以苛取爲得計吏之求進者率  
投其意之所欲而小不如意者復從豪民持之豪  
民又攘臂其間故善良不伸頑惡得志而田里之  
不愁恨歎息者蓋少今聞執事下車以來一以清  
嚴律已以平易近民民之所欲不謁而獲此古循  
吏之政也不謂於今見之願益勉旃以慰民望某  
方念無階以姓名自通而專介鼎來賜以手書且  
有匪頒祗拜之餘以感以愧端綵匣鏡非衰疾之



人所可稱敢用歸納涼箠錦荔不復引辭適有來  
客具謝不端切幸賜察聞賀厦不遠竊計詔除亦  
已在道小須嗣敬踈賤不敢僭申台閣寶眷之問  
田間非委役所及亦不敢僭請併惟炤之

通江寧陸知縣

一雨迎秋即日恭惟以家學踐世官百里歸仁諸  
臺奏景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都城致敬東  
閣轉首幾三十年疇昔先尚書之喪海內孰不聞  
孰不弔平生托契之深受知之厚又孰如某者而

一辭不能效楚人之哀些微禮不克致漢人之鷄  
絮豈木石人哉顧時方銳於謀歸出門有礙既歸  
之後欲一力給薪水且不可得以是區區之忱竟  
不能自達每一念至慙負穹壤竊意賢昆仲已置  
之不宥之地春杪汝進自乃舅梁料院處歸備道  
記存之意甚至某初聞顏汗如雨旣知弘度未深  
督過則又驚喜過望用是猶敢飾其固陋之辭以  
請罪于下執事敢問榮改已幾時榮赴以來已幾  
書上考昆仲今皆何官有已立朝者否令嗣今幾

人與諸令姪幾人受京秩今皆官何地先尚書之  
盛德宜昌厥後其碩大蕃衍不問可知然門墻舊  
人欲得其詳以慰遲莫之懷耳江寧土瘠民貧縣  
計殊非旁邑比先尚書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故  
縣足以支而民不知擾距今十四年吏民之老者  
死少且壯者亦以老且耄舊事度不復可問惟儉  
寬二字乃不肖所親得於見聞者惟率而行之某  
初棄官時家無經日之糧身無卒歲之衣比來內  
外服勤農桑不但有以自給時亦有以旁及姻族  
之貧者以少慰先人平生之志於地下不足爲故  
人念因遣人過梁親處念今無書則永無贖過之  
日謹拜此以謝萬一軍務日殷軍須日急急則傷  
民生緩則忤上意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先尚  
書之寬得之矣念之哉

回前於潛程知縣

書

維時秋早老火方張恭惟花城奏最楓陛疇庸綸  
綽方頒穹祗胥右台候動止億福某庚申辛酉間  
得托先丈僚案之末整整三十二年矣中間世變

之不齊人事之好乖安危否泰吉凶禍福何所不  
有何所不歷言之可悲可愕可喜者先丈之得契  
兄弱冠爲尉卽著能聲甫壯出蜀卽脫選調旣臨  
赤縣卽爲治平第一狀其德形容其美者大率以  
爲肅而寬和而不同愷悌樂易中有介然不可奪  
者此豈惟今世所難求之古人亦不多見某親戚  
有居建平者凡前所述早已飫聞石兄之來益得  
其詳蓋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有子如此程建昌  
不死矣手書下逮重之以嘉餉當排闥闔呈琅玕

之時而下顧投老山林之人慰當如何感當如何  
某方在儀真時已得駁疾後更憂患疾日深遂不  
可爲因之棄官今老矣寧復他望異時分符出守  
攬轡行部或頗興哀老子迂道過之使敗絮自擁  
之人藉以爲重幸甚秋暑未艾京塵易汗惟自力  
以昌遠業

回呂節幹 好問

夏令平分午風清暑恭惟某官泛紅依綠錫命維  
新聽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一節衰懶失於奏

記然月明無吠犬雨後有耕夫知從容贊畫幕府  
有人焉用以自慰新命却未聞已奏除書遂正賓  
僚之位不勝贊喜今外患未弭內憂方深當長江  
之要衝任制閩之重寄不有君子其能佐之願益  
究心以開長筭某以病丐閑垂二十載暴背以爲  
溫擊壤以爲樂真不復知世間事公朝有意獎恬  
退以厲民俗謂某近似之故誤奉恩俾綴奉常末  
屬不知某蓋病不可爲非能爲而有所不爲者已  
具情實申控一辭不敢欺期必得請勸獎諄諄祇

以自愧某屏居惟蔭樾是藉今大府辟屬似曲爲  
某地一箋未徹記府而來翰復先之不敏其何以  
文得便亟此謝萬一他須專遣伏乞台炤

回王縣丞



到任

春杪猶寒恭惟已戒行李將抵治封百神後先台  
候萬福某少不如人今老矣惟敬賢一念與生俱  
生執事德成于身行修于家名聞于鄉某先人之  
敝廬去鄭鄉無二百里鼎鑪有耳寧獨不聞顧已  
屏居踰二十年欲問學攷德而無從第深馳繫天

作之合得以受廛仰承贊府曲踴巨躍不勝此情  
身在漁樵未敢以姓名自通豈意謙尊與憐沉滯  
首飭籤史賜以寶緘粲然金玉之章飾以錦繡之  
段退惟衰陋何克堪承施報禮之常然詎敢以狂  
斐廢已裁成短啓復于執事而書心畫也不復委  
諸人具以質言則惟聲氣之同是恃仰祈情炤溪  
流漾日好風送帆伏惟次舍之間吉祥至止誦言  
祇以爲贅隨軒玉集萬福攸同條教有當預聞疏  
示幸甚

回潘尉彙征到任

夏行季令雨借新涼伏惟祇奉華次發軔榮塗台  
候神相萬福某一廛密邇鄭鄉得姓字於月評舊  
矣而蚤歲漫仕中年抱疾欲見無從詩云其室則  
邇其人甚遠蓋永歌之不足也茲審光奉除書來  
尉吾邑邑偏小尉冗曹執事以清才粹學居之猶  
驥伏鹽車捐東序西廂之寶於道又不知所賀然  
吾邑地接僊隱朝掛帆夕抵岸於迎養爲宜則可  
賀孰大焉伏惟爲親而喜不在昔人捧檄者後函

翰相先所以賁飾衰孱者甚至視施以報猶懼不  
敏而某慵惰之久失翰墨蹊徑駢儷數語直致其  
情幸賜之察褱章服事上官適此隆暑千萬厚愛  
以開遠業行當徃役其敢不恭

回陸縣尉慶長

矩令權輿秋陽杲杲伏惟某官祇奉安輿來臨治  
境神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蚤以疾病自棄明  
時當世名流耳目所不接獨幸鄭鄉不遠得熟知  
月評之高兼聞九萬里扶搖之程實昉乎吾邑亦

既見止我心則降誦古人之詩預以自喜執事以  
鼎盛之年負傑出之才爲壁水之名流擢太常之  
上第宜筭高足徑立要津猶屈爲此來以便於親  
養他不遑計甚善甚偉某投老無聞甘與漁樵分  
席駢儷之文條列之劄此下事上之禮執事顧於  
我乎施過矣視施以報亦理之宜某從事犁鋤久  
忘筆硯蹊徑率爾叙謝切丐台察鶴溪安流朝發  
夕至雖在暑塗足可寧親不敢贅辭爲司膳服者

請

回倪監鹽祖智

秋序將中餘暑未艾恭惟某官小須華次卽上要  
津神具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從者還延邑  
入山益深不克以時上記解組後兩月延之士韋  
晰者來能言在延時以季子故植表祠門列楯涕  
井備見所以旌賢尚德之意良用欽嘆且恨不獲  
以此時奔走後先也一介行李之臨雙魚併墜所  
以慰藉拊存厚甚其何感如之某官正學足世其  
家清標不染于俗延雖辟左猶古名邑糟丘非賢

者所居豈君相姑欲引之自近故邪先正尚書名  
德之重節行之高百世師表某早歲自棄明時不  
得在門下士一人之數用爲大恨乃今得以哀紫  
自見真所幸願兼得伏讀制表遺藁雖時異事殊  
猶得想見當時君臣相與之懿草野孤臣感涕不  
知所云謹當遵稟以不肖姓名附見卷尾少遲數  
日專人并元匣緘納丹徒大夫處不敢浮沉不敢  
稽違仰乞台炤顧渚春芽足清滯思南昌秋箠可  
障俗塵二物拜嘉尤深銘佩寒鄉無致遠之物此

自執事者所知某物謾反回箋輕瀆愧甚江西師  
機之所踐履之所言論不覩先尚書蓋當世善類  
所望以植立斯道者奄忽長逝知不知所共悼而  
况鵠原之情謂何某以平生未及登門不敢致鷄  
黍之奠亦以自有亾弟之戚不及端拜慰牘竊乞  
情貸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要之我輩未死無非勉  
於爲善之時况當盛年尤宜自力以濟世美某敢  
以爲請舊治凡委願聞

回信州鄭新恩

協

夏令正中恭惟日崇令德以啓脩程神之聽之尊  
候動止甚福信潤相望幾二千里某暮景頽齡加  
之以勞勞孰知執事之賢何由見之况實未之知  
耶景初兄來首出所狀章泉老先生行文出自自然  
如行雲流水而布寘縝密森若武庫讀之可嘆亟  
從景初問出處景初乃出銜袖之書啟緘疾讀知  
見遇甚厚又昔之日嘗有枉道過我意某踈賤何  
以辱此內省亦重自愧也真魏二丈聞往還甚密  
師友如此益信執事之賢天步方艱國論未有底



止二公行藏實於世有繫方事未到手或居閒或  
治郡信有可樂一朝番然則天下顛顛望治矣將  
何以待之頃年朝家召周叔子爲將叔子以久閑  
與後來將士不相知度必不爲用辭免劄中說某  
雖粗知忠義然亦安能以口打賊叔子雖未爲良  
將斯言亦有理執事以爲如何某久不通真丈閭  
方於王邵武處同便景初回且此具謝天下之寶  
爲天下自愛是祝

漫塘文集卷之十二

漫塘文集卷之十三

宋籍氏... 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變別... 七幅劄

七幅劄

回鎮江守韓監丞 **大倫** 到任

冬序向晚春律將回恭惟某官肇開大府宣布上  
恩千里歸仁百神受職台候起居萬福某不揣寒  
微敢飭一牋修民禮於黃堂之下且以謝先辱乞  
不斥去某仰惟監丞之來爲闔境社稷民人之主  
百靈之在境內者何遠不屆何福不臻申承候之

儀爲瀆進頌望之語爲僭某不敢某恭聞聖上以  
淮土繹騷京口實阨其衝而先斬王實廟食茲土  
肆煩千騎亟爲此來肇敏戎功以光先烈歛惠一  
州雖未足爲門下賀然尹鐸旣至晉陽以寬則所  
以爲趙氏保障者庶其在此某敢不爲天下賀某  
恭以其官生長富貴而自奉若山澤之儒天分之  
高學問之粹而隆師親友常若有不及者此其立  
志之堅持已之嚴求道之至真足以特立當代之  
表其見之辭章施之事業蓋其緒餘方貴名日起

某時猶服役州縣間曾未獲一登龍門而以疾廢  
望蓬萊瀛洲遂有弱水三萬里之隔不圖莫景乃  
得受屢爲民某幸甚某蚤歲應舉覓官頗亦有志  
事功中年得疾形容如鬼不容不歸耕隴畝欣戚  
與野老同之年來官賦益苛鄉鄰之生理益困雖  
瓶有餘粟懼不得獨飽比老稚之迎於境上者來  
歸爭傳好語殘生餘日遂得及於寬政曲踴巨躍  
某惟用下敬上非言無以自見儷語一通皆下里  
邑人之言幸一笑粲某惟分卑而言親皆當有慢

上之坐問眷請委尤其甚者敢略

回鎮江守何祕監處久到任

序迫秋清風塵午暑恭惟某官誕布六條肅清千里穹祗協贊台候動止萬福某宅生治部旣不克效兒童竹馬之迎復未遂修小夫竿牘之敬一以疾廢一以分拘委貺之先用敢忘其犯分飭泓穎以候興居且致不敏之謝仰乞矜體某載惟賢使君之來將一洗吏姦盡蘇民瘼高高在上實照臨之起居之間何福不臻某不敢荐請某欽以名門

盛德烜赫宇宙而大監以清才邃學又昌大之海內含生誰不引領而某獨無望履之階又踈賤自嫌前乎此不敢介子墨以姓名自通何期幸會乃今獲以受廛之昨聽役于下隸靖言其私巨躍三百某伏審奉詔昕庭分符重鎮已涓穀旦誕布寬書懽聲沸于里閭和氣洽于上下仰惟稱愜某不佞蚤讀周宣中興之雅意其必有股肱心膂之臣朝夕左右而作詩者惟稱其屏翰藩宣之有人繼以仲山甫之賢百辟之所取式豈非中興事業表

裏相關在內在外初無間然耶仰惟大監以學問  
文章致身以道德仁義佐天子無以異於山甫諸  
人而猶虛衮職俯爲此來蓋聖天子所以望于大  
監者深矣期于大監者弘矣故某不敢以五馬之  
東來私爲吾邦賀而以中興有日公爲天下賀某  
才不逮人學無師授其少也頗亦有志事功而疾  
病纏之竟成蹭蹬聖世曾不遐遺累賜甄收蓋以  
其屏居積年跡似靜退而不知其實非也賢使君  
在上何微不燭敢言其情某甚願修民禮於黃堂  
之下矧辱溫言以導之其敢不勉而當暑疾未容  
前尚丐隆寬察其匪懈某踈賤不敢僭申台闕大  
眷之問亦不敢私請委役惟是條教方新必有合  
率先遵守以爲鄉黨倡者敢乞頒下

回葉知縣峴到任

青陽開動萬彙維新恭惟某官載驅百乘來惠此  
邦次舍之間神不徹衛台候動止萬福某潔齊奏  
記且謝委貺之先敢斬電覽某承候之恭已肅于  
前辭不敢贅惟是邇日春令猶淺寒燠未齊某不

勝愛助敢以順三陽之交御六氣之正以綏福履  
以對寵光爲侍介者請某恭審光膺芝檢榮領花  
封制祿倍於上士不啻三釜養治行著於當朝不  
俟三年淹仰惟家庭之間喜氣充塞某與闔邑士  
民以賢大夫將推其已試而惠綏之曲踴巨躍某  
仰惟石林文物之盛爲世王謝大監政術之長爲  
世龔黃而台座挺生其間豈但發祥鍾秀非世所  
及染教餐和所得弘矣上方更治民以考功故海  
領除書來膺邑寄然百里之地豈龐士元所宜淹

由治最登朝不夙則莫某尚切遲之某屏跡二十  
年凡當世知名士皆耳目所不接而雅望昭昭若  
揭日月而行某雖竊伏田間旦旦仰止乃今將預  
受一廛若澹臺子羽得自列於武城邑人幸甚某  
惟竿牘之敬下所以事上非上所宜先也台座方  
將攄其問學之素以爲吾邑慈惠之師而顧以其  
身先於匹夫謙尊而光豈世俗所及某不肖不足  
當也但切凜凜駢四儷六非錦心繡口者孰能之  
而某廢筆研久矣牽課稟謝祗切自愧仰惟矜體

某不敢僭申庭闈與居之敬仰惟天錫難老萬福  
來同隨軒寶輯日新受祉衰孱無能爲役或恐條  
教有合預稟承者日與父老俯伏以聽

回魏知縣**文中**到任

月當季夏風薦微涼恭惟某官趣駕鼎來闔境候  
望神司聽勞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沐三重酬委  
貺之先仰乞台照某載惟騶馭之來將解燒除苛  
導迎和氣於一邑顧何禍不除何福不增不勝愛  
助之私猶於取舍之間敬上節宣之請某恭以某

官天分獨高風猷夙著鍾雙溪疊漳之秀探六經  
百氏之傳粵從簿領已聳縉紳之望踐揚滋久譽  
處益休已通籍於金閨宜進儀於禁路以遂復公  
侯之始而蕞爾邑猶辱照臨之非幸耶上方更治  
民以考功由密令入爲三公具有故事某傾耳敬  
聽某屏跡山林萬事不到耳惟國人皆曰賢如門  
下者蓋切聽而稔聞之顧方分席漁樵願一拜下  
風不可得天假夤緣乃今將以民禮見引領前驅  
心旌飛舞某至愚極陋少不自揆妄意功名中年

得疾看鏡非復故我遂賦歸來迄于今更十有九  
寒暑髮之黑者白日之瞭然者昏矣今上初政顧  
旌其靖退賜之招延其跡似實非不敢冒當縷縷  
陳情亦既得請枝巢自托樾蔭焉依有以覆護而  
存全之幸甚某未見顏色而言伏紙愧汗某屏居  
以筆硯爲長物不復到手拜長牋之辱愧感不自  
勝輒飾其固陋之辭以謝萬一仰乞矜照某踈賤  
不敢修台閣大眷之問疾病餘生亦不敢僭干驅  
役仰乞台照

回林知縣到任

魯雲紀瑞堯日迎長恭惟某官已屆瓜時將臨花  
縣先聲壓境和氣充閭台候動止萬福某受廛之  
人盍奏記以候前驅矧勤先辱衰年不敏仰丐矜  
察某仰惟旌御此來將廣九重之澤以綏百里之  
民山川有靈紛馳薦祉宜也某爲是不敢贅申寒  
燠之問亦不敢僭上鼎茵之祝某恭聞聖天子以  
民社之寄治忽之原非威望久著可戢姦偷并邑  
相望深知疾苦不輕委畀某官以天分之高傳家

學之粹南昌小試同子真之隱藍田再轉有斯立  
之高而一念拳拳惟恐食焉而怠其事是致績用  
有成聲華赫奕矧惟寓里實邇鄉邦擊柝相聞問  
津孔邇固應大君有命遂令父母斯民仰惟道之  
將行喜慰無斃某以垂盡之年將睹維新之政望  
塵欣舞倍萬常情某昔歲往來閩浙間熟聞譽處  
年來故舊之居瀨陽親黨之居句曲者誦盛美皆  
不容口以是起敬起愛不勝區區之情而日分席  
漁樵曾未果通名于下執事乃今將親率鄉之父

老迎拜道周而與鄉之後生子弟受教於琴堂之  
下幸甚幸甚某瑣尾之蹤蚤歲濫綴仕籍頗亦有  
志於民中間得疾遂不可仕今日邁月征而志益  
衰學益廢駸駸與草木俱腐起其廢振其衰於賢  
大夫之來有望焉敢於未見顏色之先敬申悵請  
某比勤命介寵以明箋燦然若風蟬碎錦頽而鏗  
然如金薤垂琳琅展玩殆不容釋手桃李之投瓊  
瑤之報詩人猶曰匪報也乃今反之伏紙愧汗某  
敢再拜敬問台闕大眷仰惟至和所召何福不臻



伏恐條教有預合稟承者敢乞頒曉

回丹陽臧知縣鑄到任

秋用季律風露高寒恭惟某官載臨花縣問訊棠陰闔境歡呼百靈翼衛台候動止多福某方將展紙濡墨修事大夫之恭而誨函先辱謹勒此謝不敏崖畧是懼仰乞台炤某惟民情欣豫則神道感通賢大夫施德於此民舊矣神之聽之介以景福蓋有不占而知者某爲是更不敢贅上寢興之間致節宣之請某伏審光膺芝檢來綰銅章成命一

頒士相與言於學曰是嘗教我者民相與言於家曰是嘗拊我者皆矯首企足以候前驅亦旣至止亦旣見止其欣欣然蓋有不知手足之舞蹈而爲之令長者其自慰當何如某敢再拜賀某仰惟某官以學問受搢紳之知以慈惠感田里之心重之以更世故之深閱義理之熟如庖丁之刀善藏之久出而用之何所不可竊計三異之政上聞一札之召遄至預恐雲陽之父兄子弟不得久私大惠也某別去風采日月如梭雖具紀無從而榮問川

流時時竊聽道路用以自慰今茲偵伺不端復爲  
來施所先不敏負負尚須還里負荆以請某皇恐  
再拜上問台閣星眷伏惟由中及外均介繁祉召  
役則徃庶人之常某敬聽

三幅劄

回趙撫機與通問

夏令方中天宇清潤恭惟某官從容帥府領袖賓  
僚天啓脩程台候動止萬福某勒此以謝委貺之  
先不恭是懼載惟傳家之學經世之才宜立登要

津以昌事業談笑紅蓮之幕見謂遲迴然尺五去  
天階陞有日矣惟益厚所養益充所存使陰陽之  
寇遁而福祿日來是所願望某頃歲荷先令兄宜  
興大夫以其所居距治境爲近而忘其人之不肖  
時時賜書以勞拊其餘生某亦自忘其身之不肖  
時時妄發以庶幾有萬一之補一朝千古懷哉此  
心忽來誨函俾述遺愛之在民者以備太史氏之  
求某非其人其敢冒當然宜興之誤知不可忘也  
執事之厚意不可孤也敬當勉述所聞嗣便以稟

伏乞台炤某踈賤自嫌不敢僭申潭府之間辱委  
未知所稱不敢他請

公劄

上錢丞相論罷漕試太學補試劄子

游士之聚於都城散於四方其初惟以鄉舉員窄  
經營漕牒夤緣京庠補試太學爲名積而久之來  
者日衆其徒實繁而又迫於饑寒誘於聲色始有  
並緣親故以求獄訟之關節者而獄訟始不得其  
平有事搢紳之唇吻者而毀譽始不得其真有爲

場屋之道地者而去取始不得其實其甚也夫  
負氣以取必於朝廷而朝廷之勢日輕大率富人  
之麗于獄負者求勝刑者求貸死者求生無辜者  
則欲其陷於罪而理不可行也游士則爲之文致  
爲之游談爲之請托爲之行賂或藉權勢以劫攘  
或與胥吏相表裏不直於憲則轉而漕不理於部  
則伸於臺以省寺爲常行以伏闕爲常事千變萬  
化必欲獲所求而後已所謂獄訟不得其平者此  
也朝廷耳目之寄外則付之監司郡守內則付之

給舍臺諫而監司郡守不能盡知一路一州之事  
給舍臺諫不能知天下之事也則有採訪焉有風  
聞焉游士知其然也於是擇其厚已者則多方延  
譽違已者則公肆詆訾或形之書疏或形之歌咏  
或述之短卷爲耳目之官者幸其然也招徠之誘  
進之採用之或又畏憚而彌縫之遞遞相承賢否  
易位所謂毀譽不得其真者此也往者場屋之弊  
惟銓試其後也補試亦弊今則省試御試無一不  
弊矣弊者一曰冒名入試二曰同場傳義三曰換

易卷頭四曰計囑暗號五曰計會分房五者之中  
如換易卷頭計會分房若非游士所得爲而非游  
士與吏輩平時往來心腹相孚亦未有能相通者  
方秦氏當國私其親黨場屋蓋嘗弊矣至更化而  
盡革今則更化之後萬事維新惟場屋不與焉傳  
聞省場之中以試卷字畫同異駁放者數人其後  
夤緣覆試而一人者不至豈無其故而上下含護  
不復稽考特科之就御試行賂者皆不在末等此  
其弊已久而今舉尤甚遠方孤寒至有通榜無名

者傳聞榜中無名者二銓試之冒濫抑又甚焉蓋

有專一坐鋪議價者入試之前凡徃投托無不取

效雖不通文墨之士亦可竄名高等而場屋之去

取濫矣朝廷政令所出處置一定公議無愧人言

何恤而年來事無巨細求者從欲者得有如嘉興

免解之事上庠混補之事朝廷深知其不可行而

不敢固拒蓋游士率歛錢物入已志在必行百十

為群徧走朝路或謗詈以脅制或佞媚以乞憐或

俯仰拜跪以祈哀朝廷顧惜大體重失衆心俛而

從之以幸無事而朝廷之勢輕矣夫朝廷之勢輕

則緩急之際必有令之不行作之不應者甚可懼

也故嘗為今之計莫若散游士而散之之道有二

一曰罷漕司之牒而增解額二曰罷太學之補試

而用鄉貢今之牒試凡曰避親曰隨侍曰門客鮮

非偽冒者而販鬻者居其半士大夫皆知之而不

忍絕之者正以解額不均之故故莫若罷漕臺之

牒試而增其額於諸州取開禧三年諸州所申終

場人為準果欲行此宜密而速每二百人取一人顧今天下

曼唐文集

士子多而解額窄者莫甚於溫福二州且如福州終場萬八千人合解九十名舊額五十四名與增三十六名溫州終場八千人合解四十名舊額十七名與增二十三名他州準此人多額窄則增之人少額寬則仍之度所增不過數州而已自溫福之外所增不過三數人通諸州所增之數不過諸路漕司所罷之數而士子之周流四方以營牒試者息矣今諸州學田日增學舍日葺而鄉校之去取無與於升沉士子之去來無關於進取徃徃有

志者鮮入其間而太學補試取一日之長亦無以得州里之良士故莫若罷太學之補試而取其入於鄉貢取開禧三年諸州終場人爲準每千人貢一人溫福二州向來解額太窄出游者衆非他郡比今聚而歸之恐人數驟多則於終場合貢人數外特增一半謂如福州終場萬八千人合取八名三字疑衍與更名與更增九名溫州終場八千人合收八名與更增四名每州以一千人爲準若及五千人以上則間舉多貢一名不及千人則許間舉貢一名

不及三伯人者免貢其合貢人數並取於月書季  
致而或殿或罰並依學令必求其行藝無玷者前  
期上其名於大學至省試之後大學缺員之時簾  
引參學其遠方不願參學者與免文解一次已貢  
入學而簾引不中或簾引已中一年之內無坐學  
月日者罪及教授而所貢得人者教授亦與升擢  
如此則大學所取皆鄉里所推之人鄉校所養有  
登名太學之漸鄉校之教養不虛設太學之所取  
皆實材而士之宿留都城以管補試者息矣或以  
諸州教官未盡得人嫌其徇私愚懵則教官即學  
官之儲也安有爲學官則可信爲教官則可疑哉  
向之鄉校旣已無與於士之升沉私意容或有之  
今士子之升沉係焉小有私意謗議生矣况取士  
之當否復有陟罰行其間乎愚知自今以往鄉里  
之士皆自愛而重犯法郡之教授有所畏慕亦皆  
以職業自厲不過三二年間游士各反其鄉場屋  
可清朝廷可重爭訟可省風俗可厚矣

代金壇縣申殿最錢劄子

照對鎮江府管下三縣每歲趨發本府通判南廳  
經總制官錢歲額有常未嘗欠少本廳忽於嘉定  
十四年內行下三縣稱嘉定十三年四月一日至  
十四年三月中一全年本廳合解淮東總領所錢  
一十二萬一千三百九十四貫三百九十六文已  
發過一十一萬三千六百貫文外實欠錢七千七  
伯九十五貫三伯九十六文皆係管屬三縣倉庫  
場務虧欠之數今緊要上件錢趨赴比較殿最合  
行下各縣補解內丹徒縣附郭倪知縣係倪尚書

之子反覆論辯僅認錢一千餘貫丹陽以劉知縣  
方得罪上司而不敢辯遂坐下錢三千三百餘貫  
金壇厲知縣以久病在告繼之以死而不及辯遂  
坐下錢三千四百七十貫文若三縣所解比之常  
年委有虧少固不敢辭今且以金壇言之嘉定十  
年四月一日至十一年三月終解過一萬八百八  
十八貫四百三十一文十一年四月一日至十二  
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一百六十四貫二百三十  
文十二年四月一日至十三年三月終解過錢一



萬一千七百七十三貫一百八十三文所有十三年四月一日至十四年三月終解過錢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五貫一百四十一文比十年分計多解過一千五十六貫七百一十文比十一年分多解過錢一千七百八十貫九百一十一文比十二年計多解過錢一百七十一貫九百五十八文比之通年並有增羨何緣虧欠兼照嘉定十二年以前黃通判任內以歲額不敷具申戶部已有減定之數豈有通判廳合解總領所之錢則減於前本府

三縣合解通判廳之錢則反增於前之理又照通判廳合收經總制錢在本府倉庫場務者什之七八在三縣者僅十之二三藉有虧欠只合行下實有虧欠處或以州郡掣肘亦合照額均科豈有將十三年虧下七千七百九十五貫三百九十六文盡數科下三縣之理推原其故蓋緣是時通判張佺齡者情不解事惟吏言是用吏人乘勢欺隱及妄有支破又與在城倉庫場務合干等人通同作弊致有上件虧欠及總領所行下補解通判既不

能根究弊端姑藉吏輩以備償本廳人吏又畏懼  
本府明知弊端更不敢將上件虧欠錢科下在城  
倉場庫務實虧欠處平白創立殿最窠名專因三  
縣其後總領所亦知通判廳之非遂追斷倅廳吏  
人行下三縣索上創立殿最錢窠名以來行移仍  
出榜禁約而通判廳官吏利於贏餘幸其歲有七  
八千貫之入蔑視總司所行催督如故自是逐年  
援爲成例其後又於七千七百九十五貫三百九  
十六文上增添數目不等每歲必欲三縣於正額

經總制錢外補解上件其後又欲錢會中半數內  
科貼陌錢慮縣道奉行稽緩勾追典吏縑吊禁繫  
訊決之牒月不下數十紙所差專人更迭往來了  
無空日每一吏人追到倅廳非使用一二百千不  
得下縣一專人到縣非乞受四五十千不肯上府  
使縣道寬裕一日之內欲數外白撰錢一十四千  
已是難事况丹陽地當孔道田瘠民貧金壇僻在  
一隅商賈不至此錢何自而來故丹陽縣向來止  
將此錢於役錢上增科後以民間詞訴而止目今

兩縣未免取之受輸之寬餘及責之吏人鄉司與  
當案人吏每名月納不下二三十千

鄉司最多其  
他數目不等

下至一小貼司亦月納數千而吏輩趁辦其他板  
帳及移用酒錢等常賦自若此何異縱狼虎食人  
而分受其肉連年以來本府雖有嚴明之帥諸邑  
雖有慈惠之長而民窮無告民冤莫伸弊皆由此  
若非使府體恤三縣速作措置則縣道日不可爲  
其所施行之策初不必大有更張但乞行下通判  
南廳具呈嘉定十三年未虧欠殿最錢以前三年

內諸縣解過錢數從使府點定最多一年行下各  
縣認解責令通判廳人吏此外不得妄立殿最補  
虧等名另項專人追擾如此則縣道可以少寬又  
所認解數既是最多年分通判廳亦不得藉口以  
虧欠總所常賦爲辭實爲公私上下悠久之利

回趙守問開七里河利便劄子

某等伏準公劄下問開七里河事其爲利甚公而  
恐妨民之私其爲慮甚遠而恐擾民於近幕畫已  
悉而詢訪下及於邦人此道甚古此意甚厚某等

雖至愚極陋其敢自默竊謂爲民族目前計則但開橫塘堰下至運河口俗號七里河其事小其役省不調丁夫亦可集事若爲綱運計則其事大其役煩非調丁夫不可其勢必須農隙蓋自七里河以至金壇中有兩堰北曰橫塘南曰珥村兩堰之間地勢特高水至不聚所以置堰制水之平使北不下運河以洩于江南不下金壇以洩于湖其制甚善但河太淺狹又有堰無閘所以不通綱運今使府欲爲綱運計則不但橫塘堰下之河當開自

運河口至金壇之荆城凡四十四里之河亦不容不開河道旣開更須於橫塘珥村各置閘兩座以便開閉此其事大役繁當此盛夏豈惟妨農亦恐屯聚久饑之民日久不散氣息熏蒸疫癘滋起有失大卿子愛斯民之意故曰必須農隙若但以橫塘堰下七里之河淤塞尤甚欲且開通以爲民族輕舟往來之便則不必調夫不必須隅官只乞委官到地頭先次募人開掘二三丈見得每丈合用錢若干米若干却通記此河丈尺分定料次於來

論三策中取中間優加日給之說明出榜文每料支錢若干米若干使民間自相結甲前來應募依料次開掘官司不問陰晴不計工數止據所關支盡數支還元料錢米如此則不召自來不賞自勸不出一月足可了辦但此役斷無功於綱運亦無益於久遠管見如此更乞於二者之中詳酌施行

代錢丞相奏劄

臣以非才世受國恩再陪政路茲又叨承乏使躡登次輔揣分度德震懼靡寧累上封章丐歸田里

方命罪大猥荷矜容天威所臨其敢喋喋而職事所在有不得不先爲陛下言者國家萃幾務於中書而總之以二三大臣此其任甚重其責甚專昨自儉人弄權率意妄作政令之施設始有不由中書人才之用捨始有不由廊廟予奪失當措置乖方迄至年來毒流華夏陛下聖明雖深懲已事之失而禁廷深遠猶恐徧前日之習謂爲常事故臣願陛下自今以始凡舉一事凡用一人若大若小若內若外必與臣等公議而公行之凡特旨內降

一切不出或猶有蹈常襲故者容臣執奏一切不行庶幾國是不搖倖門不啓或臣等議有未盡行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糾正必無偏黨上累聖知此臣所以不得不先爲陛下言者一也比者儉黨旣除朝廷虛位一時遷轉不一正自不得而爾今小大之臣員數畧備遠外人物收召方來若猶更易不時不惟職業廢隳賢路充塞亦恐播之天下不知朝廷擢用率本才能但謂名器冒濫有加前日終無以作新耳目興起事功徒使方

來者無所可容已廢者得以藉口故臣願陛下自今以始專以職業厲羣工朞年之內非有功不遷非有關不補庶幾小大之臣各以職業自勉不以苟且存心內治脩明外憂可弭此臣所不得不先爲陛下言者二也凡是二者皆臣常職而臣言若此蓋中書失職已十有三年若非預此奏陳異時求倖進而無門欲速化而無策者必且以怙勢專權間臣於陛下陛下左右亦且以人主不得自由之言證成之方是時臣雖欲自辯有不可得故不

漫塘文集卷之十三  
得不先爲陛下言之陛下以臣言可行則乞以臣  
此章誕告中外俾皆精白一心以待朝廷之公選  
臣雖至愚猶能勉策疲駑圖報萬一不然所謂具  
臣爾具臣去留寧計重輕願陛下毋俾臣留全臣  
之去臣不勝至願取進止

漫塘文集卷之十三

